



旧窑新火是故园

——浙江省常山县路里坑村记事

► 王一民

村里的两代窑
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，浙江常山县辉埠镇路里坑村就已经苏醒了。

半山腰那座几十米高的石灰窑里燃起了橙红色火苗。这座由废弃旧石灰窑改造而成的面包窑炉，一大早就迎来了排队等候的游客。村里人陈美芳利索地从窑中铲出一盘烤得金黄的面包，一股浓郁麦香混着山间清冽的空气飘向四周，让人感受着浓浓的烟火气。

几步之遥，另一座稍矮的石灰窑被改造成了“窑书房”。窑内是地质科普空间，一座尖顶的书房建在窑顶，四周是透明的玻璃窗，木头书架上摆满了余华、莫言等众多作家签过名的书籍。村里人讲，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们经常会在这里举办小型文化沙龙，读书看景两不误。

这两口窑，一炉烘出麦香四溢，一炉升起书香袅袅；这也是两代窑，旧窑烧出的是生计，新窑焙出的是生活——窑火未灭，只是换了光景。

路里坑人对石灰窑的感情，不一般。背靠三衢山，辉埠镇一带石灰石资源丰富，明万历年间就有烧石灰行业。上世纪90年代起，路里坑村的石山上建了165孔石灰窑，40余家石灰厂沿江

而列，全村有近500人从事石灰产业。

“石灰窑烟火一吐，钱袋就鼓”，村民靠烧石灰赚到的钱，支付了父母的医药费、子女的学杂费，买回了第一块建新房的砖、第一辆三轮、第一辆小汽车。

有钱赚的同时，这条“致富路”也让村里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：山体被炸开一道道惨白的伤口，石灰窑日夜吞吐着浓烟，矿渣顺着溪流往下淌，草树被白色的石灰粉层层覆盖，门前的青菜洗了三遍，下锅仍有涩味。

世纪之交，浙江省委提出并深入践行“八八战略”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



“窑书房”内景

■ 作者简介

王一民，2004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、高级编辑。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。长期从事“三农”问题研究与宣传工作，曾任农民日报社秘书长，全国农业展览馆（中国农业博物馆）副馆长，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（挂职），农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务。现任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、总编辑。

绿色发展之路。为此，常山县启动了艰难的石灰钙产业整治，从最低端的立窑开始关停，渐次升级到对全产业链的清理。

那是一场痛苦的蜕变。失去了窑火的村庄，仿佛失去了灵魂，年轻人远跑去讨生计，喧嚣的村庄陷入沉寂。村党支部书记刘志亮说，烧石灰高潮的时候，村里人多钱多，进一头猪，半个小时肉就卖光了；整治后，半头猪卖了半天还剩好多。历经磨难，三衢山得以休养生息，路里坑村也在新窑火里重拾希望与奔头。

如今，站在三衢山的高处远眺，曾经的“白花花”山体已重披绿装，废弃的矿坑变身瀑布泳池，半山腰的羊棚飘出咖啡的香气。那些灰蒙蒙的岁月，那些呛人的烟尘，那些逃离与坚守的故事，都已成为村庄记忆中最深沉的底色——提醒着人们，这一切的重生，来之不易。

那两口曾经日夜吞吐浓烟的石灰窑，窑火又复燃了，只是呛人的烧石灰味已被面包香和书香所替代。两鬓斑白的陈美芳看见火光，直说想起年少时，抡起胳膊干得欢快；年轻人没见过窑火，只听长辈说窑火养活了村庄，看窑火时，平添了几分亲切。省级文化特派员周华诚来到村里，看这情景，不禁感慨：让窑火重燃，既是村庄历史的延续，也是对未



矿坑瀑布泳池

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他说这就是“不灭的窑火”。

旧窑新火，不仅仅是生计的变化，更是对乡村多元价值的重新定义。曾经的工业遗产没有当作包袱抛弃，而是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加以活化利用。石灰窑的厚重历史与面包的温馨香气，矿坑的冷峻线条与露营的休闲氛围，形成了强烈的时空对话。这种“微改造、精提升”的理念，既保留了村庄的历史记忆，又注入了现代生活的活力，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，让旧空间承载新功能。

村里的“农民例会”

“两口窑”的味道，“两代窑”的重生，与村里两场被载入村史的“农民例会”息息相关。

2003年，以农村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的环境改善为重点，浙江在

全省启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(即现在所讲的“千万工程”)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开始植入之江大地，拉开了深刻改变浙江乡村面貌的序幕。

也在那一年，路里坑村决定召开一场“农民例会”，谈谈对关闭石灰窑的看法。一开始，许多村民陷入了迷茫：“不烧石灰了，以后靠什么赚钱？”例会开了4次，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中，大家的想法一致起来：“自打办起小石灰窑，山上处处冒烟，柴草也被熏死了。这样下去，人也会被熏出病来，钱虽赚了，但失去了健康，得不偿失。”“村里原来环境很漂亮，处处有风景。现在，青山绿水被一堆堆废渣掩埋，愧对子孙……”

几次例会一开，最终决定关停石灰窑！同时，“治理生态、恢复植被，依托自然资源和工业

遗产发展乡村旅游”的思路也清晰起来。

2005年，路里坑村踏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——石灰窑逐一熄火，石灰厂相继关停，矿山修复、边坡复绿，路里坑村开始爬出自己挖的“生态坑”。

山坡变绿了，空气变好了，来三衢山观光的游客渐成规模。村民黄十五娜看到了新的机遇，开起村里第一家农家乐——三衢山庄。将老房子改建成餐厅，承包村里的山塘，供游客垂钓观光……来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带动村里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村民们说：“眼见游客一年比一年多，这就是新饭碗的方向！”

随之而来了新的问题。“逛三衢山，半天足够，游客吃一顿饭，便返回了。留不下客人，是制约村里旅游发展的瓶颈。”刘志亮回忆说。

出路何在？党的十九大报告，首次提出“乡村振兴战略”，为近6亿中国农村人口擘画了宏伟而美好的蓝图，也为路里坑村推开了一扇新大门。

2020年，刘志亮被选为村支书。村子里有一处天然溶洞，阴凉又通风，刘志亮与回乡开民宿的85后青年余家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“打造成岩洞餐厅，一定能吸引到游客。”



岩洞自然餐厅内景

又一场决定路里坑村发展方向“农民例会”召开了。一开始，大伙并不相信，一个溶洞能搞出什么名堂？经过刘志亮反复解释，大家最终还是拍板同意让余家富一试，但有个附加条件：如果两个月之内没有游客过来，那溶洞就还给村民继续做“纳凉洞”。刘志亮和余家富欣然接受了这个“挑战”。

2022年10月，岩洞自然餐厅开始营业，火爆程度远超大家的想象，刘志亮回忆说：“一到周末，近千名游客过来打卡，车子一直排到了路口。洞外人声鼎沸，村民招呼客人都来不及，七旬老人都端着自酿的米酒招待客人。”

溶洞的惊艳变身，不仅震动了四邻八乡，更点燃了全村人的灵感——原来，不起眼的乘凉洞，都可以变成闪闪发光的“金矿”。大家开始琢磨起村子里的其他资

源，想方设法从旁观者变为建设者与分红者。

于是，废弃的猪栏摇身一变成为艺术馆，羊棚也精心改造成了咖啡馆，甚至矿坑都被巧妙地开发成了露营基地……这些年，一个个新业态逐步兴起，村里一年的营收高达近300万元。

村里的和美生活

路里坑村旁的半山腰上，有一座废旧羊棚改造而成的咖啡馆，叫“羊棚咖啡馆”。清晨，伴着小羊的叫声，咖啡馆开门营业，曾美君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，磨豆、压粉、萃取……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。

四年前，曾美君还是一个在外务工，忙碌于家庭琐事与孩子教育的普通家庭主妇，如今，她单日能制作高达786杯的咖啡，技艺精湛，乐在其中，成就感满满。



矿坑露营地

曾美君从来没有想过，搭着路里坑村蝶变的快车，自己的人生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。

路里坑村的村民也深刻地感受着这种变化。从“背井离乡”到“安居乐业”，生活方式的变迁，往往是最细微却最深刻的变化，更折射出乡村生活空间的巨大改变。

如今，村里有150多名村民返乡创业就业，村里各类业态提供了民宿管家、餐厅服务员、面包师、咖啡师、导游、保洁员等众多岗位，不同年龄、不同技能的村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重塑自己的生活节律。

如果说物质空间的变化是“面子”，生活方式的变迁是“里子”，那么精神面貌的蜕变则是“魂”。路里坑村的蝶变，最深层的意义在于村民主体性的觉醒——从默不作声的“接受者”，转变为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“主人翁”。

一年前，聂梦蓉还是在广告公司终日忙碌的一名“社畜”，现如今，她摇身一变，成为村民们口中的“社长”，不仅热心肠地帮助解决各种问题，还主持了“窑火读书社”，担任了窑书房的馆长，积极策划各类活动，以一己之力，激发出乡村文化的蓬勃生机。

以回乡一年多的经历为背景，聂梦蓉创作了《我们的路里坑》一书，记录家乡变化的同时，也向外界推介家乡。她在书中写道：路里坑村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。过去，村民觉得这些资源“不值钱”，如今他们认识到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、工业遗产、乡土建筑、民俗文化，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资产。这种文化自觉，让他们在接待游客时更加从容自信。

这种变化，更体现在代际传承的打破上。过去，年轻人以离开村庄为荣，认为“跳出农门”

是成功的唯一标准。如今，越来越多像余家富、聂梦蓉这样的年轻人带着新知识、新视野回乡发展，不同程度地塑造着新的价值观，那就是从“离开村庄”到“建设村庄”。

他们的选择，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被一种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新生活召唤——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正在这里成型：网速够快，咖啡够香，直播间里能卖货，岩洞餐厅里能会客；家门口的岗位不比城里少，空气却甜得多。当“诗与远方”不必再向城市乞讨，当“此心安处”就在生养自己的土地，回乡便从“退路”变成了“出路”。这样的故事，如今随处可见——浙江的“两进两回”让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，贵州的“村BA”让乡土文化燃动全网，陕西的“袁家村”让关中烟火成为流量密码。路里坑村不过是其中走得早、跑得欢的一个，它的“坑”里，埋着旧工业的灰烬，也长出了新生活的嫩芽。

窑火重生处，最念是故园。路里坑村的变迁，是浙江深化“千万工程”、缩小“三大差距”画卷中的一笔，也是中国乡村振兴宏大叙事中的一节。当废弃的石灰窑飘出面包的香气，当沉睡的山村迎来如织的游人，当离乡的游子重返故土建设家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蝶变，更是中国乡村的未来。🌱